

畜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此詩所用竟其本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門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伴伴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鍛張訓切策端有鈇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踏株

培頭抵粗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願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鍛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培陷也意有所屬者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規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辯就中數段全似盜拓說劍文字

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辨之

沖虛至德真經廣齋曰義卷之八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進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

解曰子列子古之善為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解曰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宜勞於求賢也智足以率衆者宜哲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此所以為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

解曰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為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俾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怪以駭俗也說符

亦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解曰以虛容為體以中庸為道兼覆萬物者壺丘子林也此所以為子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瞽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解曰列子之師壺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若伯昏瞽人者年齒長而聰明衰故壺子不得已而語之列子得側聞之也莊子曰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列子之於壺子如此又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壺子所以語伯昏瞽人以此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解曰天之神地之富聖之所以為聖物之所以為物一言而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瑞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別遷謝不停此為有生有化太易未兆具常不變此

為不生不化圓於有生曰趨於化安能生
生投於有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者受
化彼無生者莫有於化者終滅彼不化
者初無起滅絃絃之生皆其真心之所顯
示是為能生生擾擾之變皆其妙心之所

發起是為能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
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
之明一圓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械而不
能自已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遷終
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

生生者亦不能不生生化者不能不化則
化化者亦不能不化化生生化莫窮其
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含
萬物而無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
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名因有形無

強為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
不化者也即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
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以
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嘗化而
其所以為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

自化而已觀其首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既已盡其道矣不得已明夫生生化化之
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
境而順其生化即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
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具體萬物之化
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為聖而子
列子垂訓之旨也

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
化

解曰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為
言造化之至理也即一物以觀既化而生
又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為生則不得為
常生以形之遷滅者為化則不得為常化
蓋造化之於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
死而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亦無間如
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容秋毫之
間則生化之理或幾乎熄矣嘗謂物之生
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為晝日沒為夜晝安
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
生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

名常無常有語道而不至於常不足以為衆妙之門也

陰陽兩四時爾

解曰陰陽播而為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己然而道散而為

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之妙不即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云者蓋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解曰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為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也然道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即所謂無端之紀也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

常化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解曰谷虛而能應應而不藏人之生沖氣運乎一身而出入於鼻口有谷之象所謂

谷神者谷之神也以言得一以靈妙而不可測也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也謂之不死者含生之類皆命於造化役於陰陽其生也不得不生其死也不得不死唯人為萬物之靈雖與萬物均命於造化而有

生及其既生則有造化之所不能死者蓋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本根故我命在我而不屬天地能常存其谷神則其息以踵沖和徧軀有修身十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是雖有生而入於不死不生而與道

同久矣故其言谷神不謂之生而謂之不死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飛曰雄雌走曰牝牡牝則至陰而能生生者也形而上者陰先於陽是以託言於此物之生生者為牝谷神之生生不窮是為玄牝蓋谷

神之妙用之於身則生身施之於人則生人能常存其神則其為生豈有窮哉其要妙若此非玄牝曷足以命之門以出入往來為言谷神之在我出入往來問不容髮能常生而不死則一體之盈虛消息不制

於造化而造化在我矣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本於此道爾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則谷神之體也用之不勤則存神之道也綿綿以言弱而不絕也一息往來乎一身之內可謂弱矣能常生

而不死是為不絕夫唯綿綿是以若存而非有非無也用之不勤則孟子所謂以立養而無害其為氣也不可廢而不用其用之亦不可以勤不用則是宋人之不耘苗也用之而勤則是宋人之掘苗也唯用之

不動而後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谷神不死也道授云太素傳者浩然虛膜景中之道言也老君所謂谷神是也谷神若是以滅生死之根而常生不死也

故生物者不生物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解曰繼谷神不死而言此者能存其谷神則即吾身之生化而有不生不化之妙無待於生生化化是為自生自化由一身之

自生自化則知物物皆自生自化矣。嘗原生化之道一本於自然。謂之生生化化。是二生化矣。以爲自生自化。若無所緣矣。猶墮言說。蓋生化之道。離於言說。無有稱謂。謂之生化。離道已遠。必於謂之生化。亦知其非。然後爲至。且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等爲生化。爾別而言之。則有形色智力消息之異。將明道之賅足萬物。而於小不遺。故言其別如此。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解曰：語萬物之生化。必本於陰陽。要陰陽之推遷。則固於天地。究天地之造化。則統於聖人。蓋天地雖大。未離乎有形。則不能無待以統。聖人雖一。化之所待也。其於天地。亦不能無所因以統。其統之也。又不能不因陰陽之宜也。且天地之道。初無所待。亦不可統矣。唯天地之化。必因於陰陽。而不能無所待。聖人斯得因其所因而統之矣。能因陰陽而不拂萬物自然之宜。萬物各得由其道。而各正性命矣。夫萬物聽命。

於造化者也。得聖人而後。各正性命。則造化唯聖人之從。非能統天地。而何統言舉。此而彼從之也。近取諸身。首足象天地。呼吸猶陰陽。以直養而無害。則一身之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或養之。則氣馬妄作。而反動其心。養之而不以直。則爲益生。之不祥。故統一身者。必本於我之直。養統天地者。必在於聖人之因陰陽也。由是天地之造化。雖不變於古今。聖人在上。則能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而致安平泰之俗。

也。姑射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黃。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豈他道哉。因陰陽而已。噫。人之生也。莫不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陰陽役我者也。而聖人能因之。天地生我者也。而聖人能統之。則謂聖人糠粃足以陶鑄堯舜。信不疑矣。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解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

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離乎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如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蓋天地爲有中之最巨。而難終難窮者。也不可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觀其所自生也。能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生之理。則天地與我。並生爾。又莫爲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爲所謂太。

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夫道之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彊爲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

解曰：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

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太初而後各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之始為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始之為字從女從台胎而女可知也胎者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為太始至於素則在色為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為天為地為聖為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為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既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解曰一者水之生數七者火之成數精神既具火騰水降坎離交濟萬化由是而顯矣七又變而為九而萬物之變盡矣九天數之窮也窮則變故復變而為一數變無窮如環之循此天地造化之至理也於水

言生數於火言成數水物生之方火物成之方且火之生數為次二二不能變故也老君德經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言水一而火二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乎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老君言物之生列于言物之變其數雖不同莫不自一以始而資水火之用也由是知聖人之教一出焉一入焉互明於道而已矣一者形變之始也

解曰一之為數雖離於道而未耦於物故一為形變之始天一生水精所舍也人之生天一在藏本立始也萬物之化生皆本於天地含精此一所以為形變之始莊子謂通於一而萬事畢非以其達形變之始而然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
解曰天得一而積氣故清輕而覆物地得一而積塊故濁重而載物肅肅出乎天赫

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沖和氣者為人萬物之化生均於得一而不能無待於生生化化故必天地含精而後萬物化生不曰生化而曰化生則化已而復生以言生化之無窮也夫人之與物均稟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特言沖和氣為人者有生雖均而萬物之生則有飛潛動植之異類羽鱗介保之異屬其於陰陽不能無偏係也則沖和氣者唯人而已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解曰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備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既已降本流末圓於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

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
 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以陰陽求天道則
 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以仁義求聖人之教
 則帝王之功可端拜而議以柔剛求萬物
 則擾擾之變可一二以數蓋一麗於形則
 必不能出其宜定之位也雖然不違其宜
 萬物之微亦各有妙用求其備天地之大
 無全功能常即其宜定之位而不逆其自
 然之性則物物皆與天地同功雖萬變之
 殊莫不融會於一致矣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
 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
 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
 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
 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
 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
 者未嘗呈

解曰經曰無無有無有有無有蓋所謂有
 無者非以有為有也非以無為無也由不
 有中有不無中無即有是無即無是有故

有生者有生者非生故有非生者故無
 有生不離於生生生不外乎有生其有
 不有其無不無形聲色味亦莫不若是矣
 是故不有形聲色味則無無之化不顯不
 有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者則有有之
 物不運由是有生不可以言微生不生不
 以言妙故形聲色味雖有物之至靈始終
 相續其生不窮資於人者無已也且形色
 聲味一體固足以兼之所以屢言之者萬
 物之生固有偏於聲色臭味者矣言此以
 明含生之類情與無情無非運於無為之
 職也

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
 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
 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
 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
 能也

解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之職即萬
 變之宗主而莊子所謂真宰也夫唯無為
 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

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
 不主於臭味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
 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
 君所謂其用不可既也是以職教化者必
 本於無為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據蓬
 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
 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歎乎種有幾若
 龜為鶉得水為陸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蟪之
 末生於陵也則為陵馬陵馬得鬱柘則為鳥
 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
 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鮑招鮑
 撮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
 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順輅食醢順輅生乎
 食醢黃乾食醢黃乾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脊
 肉脊肉生乎腐蠅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
 轉那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鷄鷄之為
 布穀布穀久復為鷄也鷄之為蛤也田鼠之
 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榆
 之為棗也魚卵之為蟲鷓獲之獸自孕而生

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鵲純鷦其名大腹純雉其名釋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復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醴鷄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曰鶴體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為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為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為空鶴體者方且翫然有形則遊魂所更之化亦已矣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鶴體既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嘗所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百歲鶴體以明萬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憊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情而化無情若龜之為陵鳥或以無情而化有情若椿生乎腐蟪或以小而化大或以大而化小鸞之為蛤則飛者更潛鼠

之為鴉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之鳥自孕而生有若鷦復之獸或一種而異化若鳥足之為蟻蟻為胡蝶若龜之為鱉為鼈蟻之衣鳥陵鳥其不同如此其間若后復生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為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含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為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為神者意以此歟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久入於機豈不以人為萬物之靈故舉以該之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江道遠
念三
天瑞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解曰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微微妙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為無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隨終亦必無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此以為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獨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解曰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地與我均圓於形既已明其安從生則亦宜知其終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我並生則其終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